

李文烈／著 衛為、枚芝／譯

人的兒子



當代名家

人的兒子

李文烈◎著
衛為、枚芝◎譯

當代名家

人的兒子

2005年2月初版

定價：新臺幣280元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著 著 李 文 烈
譯 著 衛 爲、枚 芝
發行人 林 載 爵

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55號
台北發行所地址：台北縣汐止市大同路一段367號
電話：(02)26418661
台北忠孝門市地址：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61號1-2樓
電話：(02)27683708
台北新生門市地址：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4號
電話：(02)23620308
台中門市地址：台中市健行路321號
台中分公司電話：(04)22312023
高雄辦事處地址：高雄市成功一路363號B1
電話：(07)2412802
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3號
郵撥電話：26418662
印刷者 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

叢書主編 顏 艾 琳
邱 靖 絨
校 對 楊 蕙 苓
李 國 維
封面設計 李 東 記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發行所更換。

ISBN 957-08-2810-2 (平裝)

聯經網址 <http://www.linkingbooks.com.tw>

信箱 e-mail: linking@udngroup.com

사람의 아들

Copyright © Lee Moon-Yeol, 2004

All rights reserved.

Chinese(complex) language translation © Linking Publishing Company, 2005

Chinese (complex) language rights arranged with Lee Moon-Yeol
through Carrot Korea Agency., Seoul

本書譯稿由韓國大山文化財團贊助，大陸學林出版社提供。

人的兒子 / 李文烈著．衛爲、
枚芝譯．--初版．--臺北市
聯經，2004 年（民 93）
376 面；14.8×21 公分．（當代名家）

ISBN 957-08-2810-2(平裝)

862.57

94001363

《人的兒子》真誠地處理了有關人存在的根源和超越的嚴肅主題。追求主題的踏實和在處理這個主題方面所顯示的真誠的份量，不僅彌補了這部作品所具有構思上的難點，而且處處形成了經典的品位。我們在決定李文烈先生的《人的兒子》為受獎作品時，真誠地想到了那並不常見的文學品性。

——摘自韓國第三屆「今日作家獎」頒獎理由

目次

人的兒子……………	1
解說：神的恩寵和人間的正義	
——李文烈的《人的兒子》……………	339
譯後記……………	361
衛為、枚芝	

人的兒子

由於雨滴落到了厚厚的積塵上留下了斑點，灰暗的刑警科玻璃窗那邊，顯出了低矮的城市的天空和憂鬱地蜷縮在天空下面的屋頂。去年東部署剛遷過來的時候，這裡還只是些城市邊緣開發區的小山。其間散布著一棟棟房屋，最近則變成了一個大工業園區。南警查^①眺望著一溜高高低低各式各樣的屋頂——這些屋頂似乎反映出各自的主人那不切實際的西洋情趣和虛張聲勢的架式，幾乎都陷入了習慣性的憂鬱狀態。儘管眼面前有著那麼多的房子，但是其中並沒有屬於自己的可以讓妻兒住得舒坦些的屋子，這一點刺激著他，使他產生了某種失敗感。

① 韓國警銜之一種，低於警尉，履行警長的職責。

南警查想起了沒有什麼事情當晚一定會回去睡覺的自己的兩間租賃房，儘管失敗的預感越來越重，但他還是不帶任何情緒地衡量了自己的一生。南京鎬，一九四五年生，他的父母談不上很了不起，也不是沒啥了不起，但他註定要度過貧困的五〇年代，所以在他的幼年終不免嘗到了一種他那一輩人必定要經歷的普遍辛酸。現在他又想起了在某個小鎮上度過的那既不愉快又不悲傷的中學時代。但是，從中學高年級的時候起，其父母就已經開始顯露出了財力和教育熱的不協調，最終把他從小鎮裡拉出來，變成了這個城市的二流大學夜校的中途退學學生。他在無可奈何地退學以後，開頭幾年，仍努力想找到一條比較好的出路。儘管他讀的是二流大學，連找一個家庭教師的職業都困難，但他的專業是法學，曾經一頭栽進寺廟裡，準備考試。有一陣，他突然迷上了寫作，終日埋在稿紙堆裡。儘管他寫的作品一篇也沒通過初審，但那股盲目的創作熱，卻使他寫了很多樣式，以致能夠在六個月中向國內所有的正規報紙全部投了一遍稿。這也許是對沒有指望的考試的一種變相的發洩。然而，貧窮並沒有放過他，以致使他像上大學一樣，什麼東西都一眼望得到頭。年邁的父母和年幼的弟妹原先還指望著他撫養，現在卻全都不在了，全都走了。父母親在他還只能住單間房的時候就先後辭世。厭煩貧窮很早就離家出走的大姐已經九年沒有消息。當了女商人的小姐姐兩三年前和曾經是同事的銀行職員結了

婚。工業專科畢業的弟弟是個中將飛行員，去了中東。他自己終於也擠進了無比困難的求職隊列，竟很容易地進了警察局，就這麼固定下來了。從付出的努力來看，他的升遷既不算快，也不算慢，業務既沒有輝煌，也沒有悔恨。他感到要說快，一年就像一天，南警查在刑事科一待就是八年。

「你爲什麼要踢過路小姑娘的屁股？」

南警查突然聽見一聲刺激神經的、尖厲的喊聲，耳膜好像都被震破了，不由得精神爲之一振。發出聲音的是坐在旁邊位置上的金刑事^①。他比南警查小三、四歲，但進警察局早，工作經歷反而比南警查長一、兩年。南警查聽說剛才他好像拿到一份什麼暴力事件的筆錄，對他瞟了一眼，只見他的表情非常神經質。

「因爲那傢伙的皮靴……」

嫌疑犯是一個頭髮剃得很短的二十五、六歲青年，他漫不經心地回答，好像根本沒有把金刑事的喊叫放在心上。先前他之所以沒有引起南警查的注意，是因爲作爲一個暴力犯，他被拖進來時表現得太安靜了。

「什麼？皮靴怎麼樣？」

① 韓國警階之一種，負責刑事案件的警官。

那小伙子嘸嘸嘴，指指一個人，南警查順著他指的方向望過去，看見還在哭泣的被害人光滑的腿上穿著一雙連膝蓋也遮住了的褐色長靴。

「那玩藝兒太長了……」

「你喝醉了？」

小伙子依舊大咧咧的樣子，令金刑事忍無可忍，他大喝了一聲，使得刑警室裡所有的人都回頭看了一眼。就這樣，那小伙子也沒有一點緊張的氣色。

「這打哪兒說起！」

「這傢伙莫非純粹是個瘋子？」

聽見這話，有人在角落裡吃吃地笑了。金刑事回過頭去以發怒的眼光朝那邊看了一眼，又緊追不捨地逼問小伙子：

「你認為皮靴太長，就該踢人家姑娘的屁股嗎？」

儘管有點猥褻，但是每當南警查面對那個穿著又長又蒙著灰塵的皮靴的女人時，總是不時地感到衝動，心想要是只留下這雙皮靴，把她剝個精光，跟她盡情快意地玩一下該多好啊！與其說這是源自一個三十歲男人變態情慾的衝動，不如說是因為看了沒收來的淫穢影片的偷情場面的緣故。一個會製作VIR的警員，去年以偵察參考為藉口在刑事室裡放了那種影片。那裡面，一律都是不等把女人的皮靴和

長統襪脫掉就幹那勾當。奇怪的是，這樣竟比一絲不掛的女人更能刺激人的情慾。

哦，你感到衝動了，想踢人！南警查有點奇怪的感覺，開始仔細地審視起那個小伙子來。乍看上去，他給人一個憨厚固執的印象。眉間一道溝很深的皺紋，眼部濃重的陰影，形成一種智慧的氣氛。他那盯著刑事室白灰牆一角的空虛目光也給人一種超凡脫俗之感，這和那種浸透在有錢的罪犯身上的虛張聲勢完全不同。但是，轉而看他的打扮，那又是另一回事了。至少他穿得沒有任何風度，而且還僅僅是一件舊的、沾滿灰塵、袖口油光閃亮染成了黑色的軍用野戰夾克。黃褐色有粗線條褲子。蒙滿了灰塵、以致看不出顏色的塑料皮鞋。這身打扮和他的面容很不相配，使人感到好像是特地化了裝似的。

「這一雙鞋，能夠暖和幾個人的凍腳。在那女人經過的路旁，就有一個光著腳穿著一雙膠皮鞋的孩子在發抖，趴在地上求乞。」

那小伙子又像在談別人的事情似地斷斷續續地說。正在哭泣的受害人，對這一點好像受不了，衝著他說：

「那麼，那個小乞丐討飯也是因為我不好嗎？」

「當然。可能不是妳自己，而是妳那眼看看有人餓倒也不肯給一分錢，卻替妳買價格昂貴的倒楣長統皮靴的老骨董爸爸，或者是妳那陷在年輕娘兒們腿檔裡神魂顛

倒的老情夫。不過，反正都一樣。不管怎樣，妳枉自浪費了許多皮革，那孩子才光著腳發抖，這是事實。

小伙子也不回頭朝那女的看一眼就把她頂了回去。口氣儘管輕蔑，卻回答得清清楚楚。他的這番話，使人強烈地感覺到，他要麼是精神不正常，要麼故意東拉西扯，想激怒對方。金刑事顯然對他更加光火了，他代替被害人衝著小伙子大聲喊叫起來：

「討厭！喂，誰叫你這樣干涉人家！」不等小伙子回答，他又接著說：

「現在，你真是越來越篤定了。唔，你是要嘗嘗國立賓館（教導所）的滋味？」

「已經見識過好幾次了。」

「有幾個前科？」

「夜空中有銀河水，這次又轉了一圈，前天才出來。」

金刑事在刑事科裡是以生性枯燥乏味出了名的。他與其說在搞筆錄，不如說正在和嫌疑犯鬥嘴。這時，除了南警查之外，其他幾個比較閒暇的刑事都看著他們，好像對他們兩個發生了很大的興趣。南警查可沒法長時間地看這光景。突然響起的電話鈴聲吸引了他的注意。他看見隔了三、四張桌子，他們所屬的三科李主任放下

正在看的什麼文件去接電話了。

好像是強盜，傷了一、兩個人。南警查一面盯著正在接電話的李主任，一面在想。由於在他手下工作了兩年，對他的性格比較了解，現在，從他接電話的聲音和表情中，已能大致估計到案件的大小。

今天，他的估計好像也沒有大錯。不一會，接完了電話的李主任，就像經常發生了暴力事件那樣，表情嚴肅地喊南警查。

「南警查，你帶任刑事和朴刑事跟我來！」

「怎麼回事？」

「好像是殺人事件。」

「英池面^①。」

英池面儘管從行政區域來看屬於鄰郡，支署卻屬於D市的東部支署管轄。附近有秀麗的山巒，是個溪谷幽美，水流清澈的地方。在那座山的半山腰坐落著一個名叫東覺寺的大廟，是春夏秋冬三季D市市民重要的遊賞去處。但是，從警署的角度看，那地方卻十分討厭，甚至是個令人感到冤枉的轄區。由於去的人多，相應的就

① 韓國行政區劃，相當於大陸的「區」一級。

成了各種事件的多發地區，支署本來人手就不夠，往往被它弄得捉襟見肘。特別是在春天和秋天的遊樂旺季，除了正規的支署職員而外，還得總署派幾個人來支援。

但是，現在是冬季。在當地支署幹活的人也要緩緩氣歇歇腳的季節發生暴力殺人案，真是少有的事，使人覺得奇怪。

屍體放在離村莊較遠的小山路邊。偵察科長一掀開蒙著屍體的罩布，就露出了一張看上去有三十二、三歲的長而蒼白的臉。那張臉很清秀，兩隻眼睛自然地閉著，幾乎沒有平常面對屍體時所感覺到的那種令人心悸、討厭的感覺。但是接著露出來的身體，一眼看上去，就知道肯定是他殺。腦部血積得很厚，好像是被人用銳利的凶器亂刺了一陣。

現場保存得比較好。偵緝科長向剛到這兒來的支署主任問道：

「除了看見的這些，還有什麼東西嗎？」

「在下面棟樹樁上找到了這個東西。」

支署主任好像早已準備好了要回答這類問題，他將一個報紙包打開，裡面包著一副沾了血的手套。這是一副很平常的白棉手套。接著，支署主任又把已經用電話報告過的事項詳細地重複了一遍。

發現屍體，大約是在一個鐘頭以前。發現的人是進城路過這裡的鄰村居民。屍

體從犯罪現場被移到了略微隱蔽的地方，表明犯人企圖藏匿。死亡時間只有等屍體解剖以後才能肯定，據推測大致是清晨。屍體旁邊丟棄著一把水果刀，刀刃磨得很鋒利。由這些跡象看來，可以認為是有計畫的犯罪。犯罪現場，離有人家居住的地方較遠，好像是凶犯把被害人引到這兒來的。從傷口的部位和屍體的姿勢來推斷，幾乎找不到被害人反抗的痕跡。

「被害人的身分呢？」

偵緝科長問，他好像讓他這麼說下去還能談上好半天的支署主任的話攔腰打斷。支署主任的表情有些尷尬，好像表示：我全知道，唯獨這一點不曉得，非常抱歉。他回答說：

「沒法完全知道，也許是犯人故意做了手腳，連一點可以證明的東西也沒有留下。」

「衣襟上有沒有印名字？」

「這個我們也查看過了，由於是成衣，沒有印。」

「附近居民當中，有沒有人查問過？」

「我們從最近的村子裡喊了幾個人來問過了，全說頭一次看見這個人。」

當時，負責保護現場的巡警，猶豫了一陣，插進來說：

「剛才主任暫時離開現場的時候，有一個來看熱鬧的居民說這個人好像在祈禱院裡看見過。」

「祈禱院？」

偵緝科長重複了一句，看了巡警一眼。支署主任以怪他怎麼不早一點告訴我的表情瞪了那巡警一眼，連忙接過偵緝科長的話頭，說：

「附近是有幾座祈禱院和小廟，金刑事，他說是哪一座祈禱院？」

「永生……」

「哦。有。就在山對面。是個比較乾淨、沒有噪音的地方。」

這麼一說，偵緝科長立刻轉身朝著他帶來的偵察隊發布命令：

「是嗎？那麼，李主任，你派人到祈禱院去先了解一下被害人的身分。然後，把其餘的人全部分散派到附近的村子裡去打聽，刑偵總部設在支署，我在那兒。」

刑偵科長看來真的有點疲憊。事情往往總是這樣：只要發生了一個案件，一下子就會爆發很多案件。他正在等待宣布晉升，卻被近來接連不斷發生的暴力事件弄得幾天都沒有睡好覺。

這一陣，南警查一直在鑑定班裡忙乎，當他拿著還是濕漉漉的被害人的照片到永生祈禱院去的時候，是午後兩點鐘過一點。那是在發現屍體的對面溪谷入口處用

水泥板簡簡單單砌起來的一座祈禱院，也許是冬季的關係，四周非常安靜，以致南警查的敲門聲聽來特別地響。一個看上去像雜工的人，帶著警惕的眼光替他開門。南警查不知道祈禱院的結構，一頭撞進了院長室。

院長是市區某教會的長老，正和一個好像是當聽差的小孩坐在火爐旁邊，他看了看南警查遞過來的身分證，覺得有點意外。

「昨天到今天這兒有沒有人出去了沒有回來？」

「唔……最近走動的人並不很多。而且，這兒進進出出，並不實行特別管制。不過，你問這幹嗎？」

回答過南警查的問題，院長反問道。

南警查把被害人的照片送了過去。

「好像在什麼地方看見過……是不是去年冬天到這兒來過又走了的那個人呢？」

他突然喊身邊的小孩。

「喂，小李，你來一下，這人是誰呀？」

「啊，這個人，不是黃傳教士說是他朋友的那個人嗎？」

小孩一看見照片馬上就說。這一下子，院長也附和道：